

也许，这便成为我们要编这本民间生活摹本的暗中理由。但我们虽有所仿效，却不必做张文人，或者说我们要把他那种看客式的态度改变一下，把自己放到日常世俗情景之中，真正通持一种民间心思和情怀，来体察民间生活精神，体察在这样的精神之下恒常且又变动不居的日常价值。摹本的意思，不仅是描摹一个民间样本，而是深入民间生活肌理，画出民间生活的气韵和脉络。一笑一颦，一投足，一壶酒，在深巷，无论那什么人，都什么色，都有情，都高高兴兴，都落落大方，都蕴蕴藉藉，都妥妥帖帖，都值得细笔勾画摹写。

费

振

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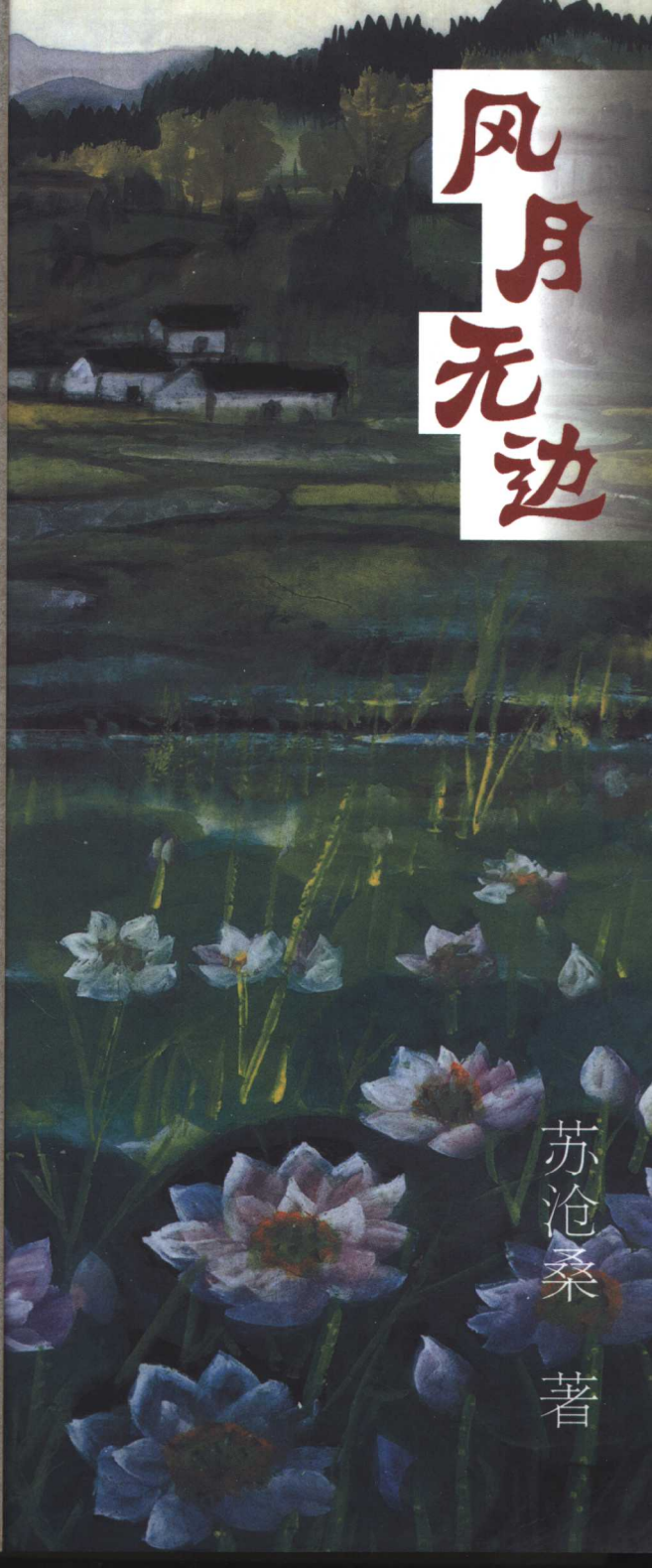
主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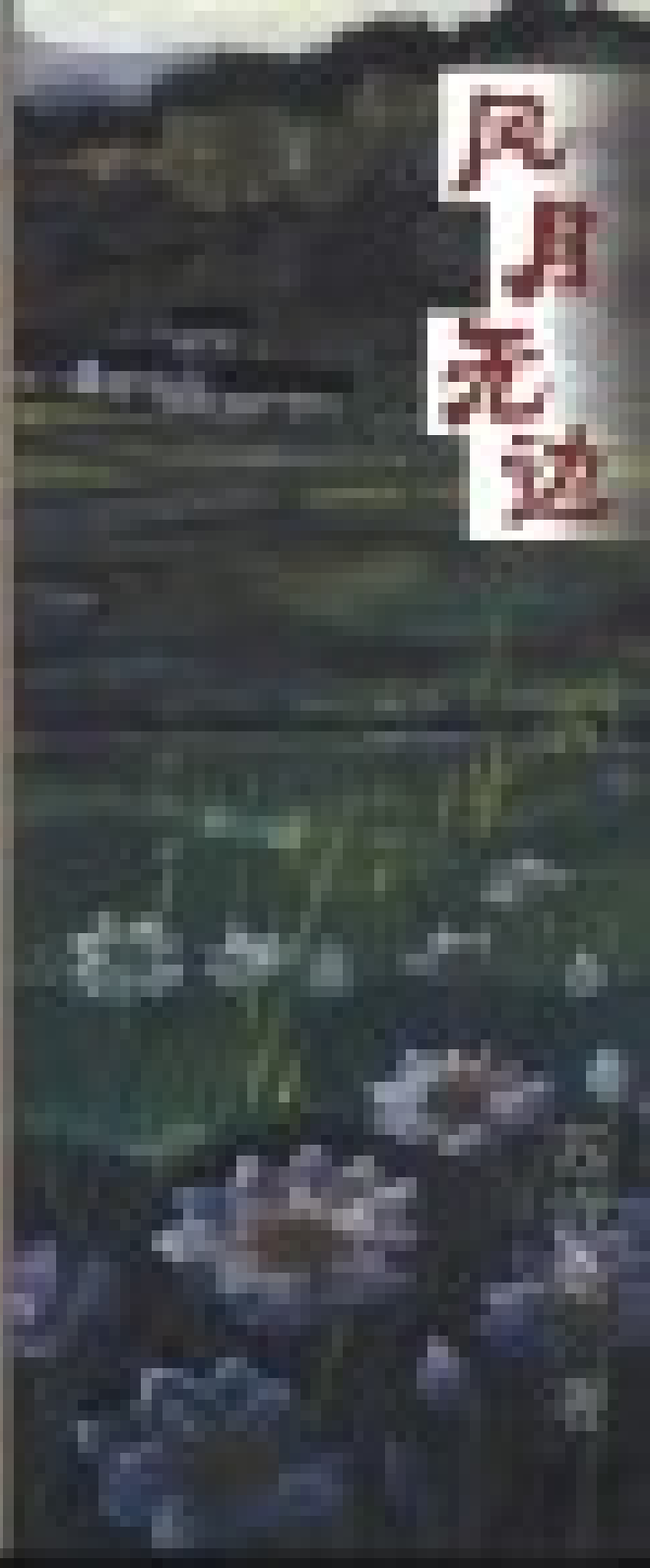
江南民间生活摹本

风月无边

苏沧桑 著



風月无边



苏沧桑
著

风月无边

浙江摄影出版社

江南民间生活摹本

费

振

钟

主

编

J267
3J38

SBU 8/8/03

2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月无边 / 苏沧桑著. -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3.9

(江南民间生活摹本 / 费振钟主编)

ISBN 7-80686-144-0

I. 风... II. 苏...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0688 号

风月无边

苏沧桑 著

责任编辑 王文元

装帧设计 郎水龙

责任校对 程翠华

责任出版 寿小瑛

出版发行 浙江摄影出版社

(杭州市武林路 357 号 邮编 31000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

字 数 110 千 图 98 幅

印 数 0001-4000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86-144-0/I·20

定 价 24.00 元



苏沧桑，散文家。出生于浙江
玉环。毕业于浙江大学政治系，现
就职于中国民航浙江省管理局。
多次在全国散文大赛中获奖。著
有散文集《银杏叶的歌唱》、《一个
人的天堂》等。

E-mail: sucangsang@263.net

..... 杭州西湖湖心亭上有一碑，上题“虫二”，

..... 为乾隆御笔。是一字谜，寓意“风月无边”。

..... 这本书关于杭州西湖的风花雪月。

..... 这本书不仅仅关于杭州西湖的风花雪月。

苏沧桑

ISBN 7-80686-144-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amazon.com

江南民间生活摹本

序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这是说杭州。

“春涨一篙添水面，芳草鹅儿，绿满微风岸。画舫夷犹湾百转，横塘塔近依前远。”这是说苏州。

“阖闾城碧铺秋草，乌鹊桥红带夕阳。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这还是说苏州。

“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万家掩映翠微间，处处水潺潺。”这又是说杭州了。

你说，我说；我说，你说。就把苏杭说成了天堂，天堂说成了苏杭。

说得很俗。但老百姓愿意化雅为俗，皆因老百姓即使在天堂里也要过日子。良辰好景，神仙美眷，也都日常，只不过这日常中多了些精致，多了些趣味，多了些落花流水的闲适，恰如一本说部里讲的，连挑粪卖菜的都带了些烟水气。

有个叫张岱的文化人，苏州杭州的人都熟识他。三百多年前，张文人住在杭州，他在七月半一路走过西湖，想看看月亮，但杭州人把月下的西湖都占满了。文化人张岱就只好看人了，他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乘船的乘船，打轿的打轿，登楼的登楼，散步的散步，唱歌的唱歌，喝酒的喝酒，嬉戏的嬉戏。月在哪儿？月在天上。人在哪儿？人在月下。人是人月却是月。张文人终于知道了，这就是杭州的庸常百姓啊！“杭人游湖，避月如仇”啊！真是妙极了。杭州人真的不愿意看月吗？这好风月见多了，懒得瞧吧。张文人不太服气，等众俗人散尽，于月色苍凉下自个儿在荷花丛中酣睡了一回。

这一年，张文人中秋节去了苏州虎丘。虎丘怎么样？这回张文人要说到苏州人了。苏州人一样热闹，借着虎丘和虎丘的月，火火爆爆过他们的中秋。张文人伸出手指，略略一数，虎丘山间苏州群众何止千百。他们中计有：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娼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僮仆，走空之辈。

苏州还有什么人没有来？都来了，从山丘下有名的千人石，满堆里一直坐到二山门，单等那月儿一出，便大吹大擂，鼓铙之后，跟着又是丝管，歌也唱起来了，戏也演起来了，欢娱的人们一直欢娱到三鼓天气，还有百十人兀自不肯离开！张文人没有什么话要说，他服气苏州人。

张文人离开苏州杭州的时日久了，他留下了一些好文字，让后来的读者可以慢慢咀嚼这月色之下的苏杭二州。张文人虽说也脱不了风雅一路，但他的长处是，对日常世俗格外偏好，他在西湖边上，虎丘山下走来走去，入眼的无非日常情态世俗面目，经他这么一看，就雅俗共赏了！

也许，这便成为我们要编这本民间生活摹本的暗中理由。但我们虽有所仿效，却不必做张文人，或者说我们要把他那种看客式的态度改变一下，把自己放到日常世俗情景之中，真正通持一种民间心思和情怀，来体察民间生活精神，体察在这样的精神之下恒常且又变动不居的日常价值。摹本的意思，不仅是描摹一个民间样本，而是深入民间生活肌理，画出民间生活的气韵和脉络。一笑一颦，一举手一投足，一饭一食，一壶酒一杯茶，在深巷，在市间，无论那是些什么人，都有声有色，都有条有理，都有情有趣，都高高兴兴，都落落大方，都蕴蕴藉藉，都妥妥帖帖，都值得细笔勾画摹写。这后面再配了苏杭二州的山水风物图，更在民间生活上着了一番浓浓淡淡的江南颜色，神色俱备，岂不好看！

把这个理由与周围几个朋友一说，他们都道好，且愿意劳动笔墨。他们生活在苏州杭州，写起来熟谙和细致自然是他人莫及，只是写着写着，就把自己写进去了。这样也好，这样觉得亲切！谢谢这些苏州杭州的朋友。

张其成

凡月无边

目录



“江南民间生活摹本”序

三生石（代自序）

孤山不孤 / 12

西泠印社·方寸涵大千 / 34

刘庄·西湖第一园 / 40

俞楼·门第书香 / 43

秋水山庄·绝唱 / 48

种满庄稼的花园 / 51

长桥不长 / 58

灵隐·渡心之船 / 62

一只叫西溪的眼 / 67

白龙潭·两棵树 /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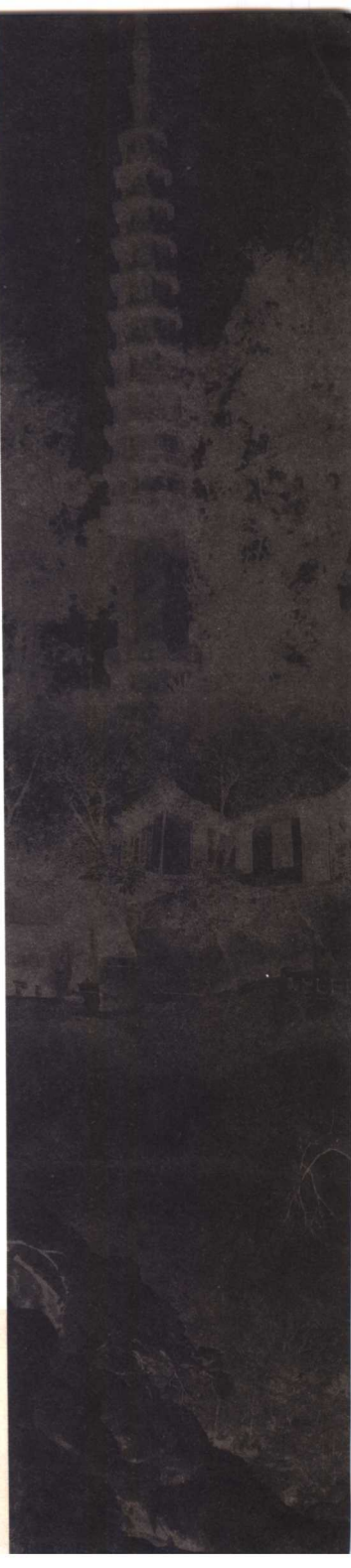
清河坊·追寻远逝的繁华 / 78

烟花吻上西湖的脸 / 84

断桥残雪·伞 / 94

苏堤春晓·梦开始的地方 / 99

柳浪闻莺·沉香 /103
双峰插云·遥看近却无 /109
南屏晚钟·洞穿尘世的梵音 /113
平湖秋月·一朵等爱的荷 /117
三潭印月·水上的洞箫 /122
曲院风荷·一个深秋的记忆片断 /127
花港观鱼·自由心 /131
雷峰夕照·苍凉一笔 /135
云栖竹径·天堂里的小路 /140
满陇桂雨·一缕夜的深呼吸 /145
虎跑梦泉·水凝香 /151
龙井问茶·一枚无华的叶 /156
九溪烟树·一个人的从前 /162
吴山天风·全家移入画图中 /168
阮墩环碧·一块含烟的翡翠 /175
黄龙吐翠·独角戏 /178
玉皇飞云·流年 /182
宝石流霞·烛 /186



灵隐寺不远处有个隋朝古刹下天竺，下天竺不远处有三块石头，就是传说中代表“前生、今生、来生”的三生石。

三块嶙峋峥嵘的巨石，斜斜地矗立在深沉的绿色里，各自独立，又相互粘连。

朋友说，你看，“今生”最苦，被“前生”牵着鼻子走，还要挽着“来生”。

四周如隔世般荒凉、安静。草长得很长很深，几棵很老的麻栗树，有的被雷电击中过，只剩下黑色的枝干直指苍穹，有的被藤萝死死纠缠着。一只白色的蜘蛛在两片新绿间搭了个网，正在编织着无语的时光。

三生石上，记载着一个古老的传说：

唐代洛阳名士李源与僧人圆泽交情甚好。一次，两人同游峨眉山，途中遇到岔路，起了分歧，最后依了李源。半路上，碰见一个孕妇，圆泽脸色一变说，唉，还是躲不过去了。她孕的就是我，已经三年了。三日后你去看看那个婴儿，我会以笑为证。如果有缘，十三年后的中秋之夜相见于钱塘天竺寺。说完，圆泽便圆寂了。三日后李源过去一看，刚出生的婴儿果然对着他笑了。

十三年转瞬即逝，李源如约来到天竺寺后的三生石旁。皓月下，一位牧童缓缓骑牛而来，隔涧高歌：

“三生石上旧精魂，赏风吟月莫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

李源知道他就是圆泽，就想上前和他叙旧。可是牧童又唱道：

“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山

川寻已遍，却回烟棹下瞿唐。”

余音未落，牧童已消失不见，一切如梦一般了无踪影。

三生石，缘定三生的盟约。多少情人踏寻而来，虔诚相对，缘定于斯，盟誓于斯。三生石，也成了海誓山盟的见证。

可是，人，真的有前世来生吗？

如果有，那么，我与西湖有什么样的因缘呢？

1968年，我出生在一个叫楚门的江南小镇。父亲给我取名叫沧桑。

1986年，我十七岁，来到杭州读大学。我爱上了西湖，沉醉于它和我名字一样的千载沧桑。时光荏苒，我的爱越来越深，心里洞明，却从不曾表达。

2002年，当我在杭州度过生命里的第二个十七年，一位老师忽然约我写一本关于西湖的书。放下电话，我想，我与西湖一定有某种宿命的因缘。

可是，如果有缘，为什么前世没有和它约定，让我落生在杭州，做一个土生土长的西湖女儿？

如果无缘，为什么今生第一眼看到它，便再也不愿意离开？

如果无缘，为什么要让沉寂了十七年的情感开口说话？

多少年前，西湖在，我在哪儿？

多少年后，西湖还在，我又在哪儿？

西湖于我是永恒，我于西湖只是永恒之一瞬。所以，我不求来世，我宁愿相信一个更古老的传说：人死后，灵魂会重走一生的路，将生前的每个脚印一一拾起，再回到来处，重新投胎。

那么，当我死时，我只求上天允许我的脚步沿着时光之河回溯到十七岁，让我一遍一遍重走西湖山水，然后，罚我迟到的灵魂永远做西湖的一缕月光，一朵云，一滴雨，一枝清香，一叶柳，一句诗。

三生石旁，空冥之处，恍惚间传来明代憨山大师的一句诗：“荆棘丛中下足易，月明帘下转身难。”禅意之深，无法企及，心却像被闪电击中。

西湖，莫非你注定是我永难转身的月明帘下？

孤山不孤

西泠印社·方寸涵大千

刘庄·西湖第一园

俞楼·门第书香

秋水山庄·绝唱

种满庄稼的花园

长桥不长

灵隐·渡心之船

一只叫西溪的眼

白龙潭·两棵树

清河坊·追寻远逝的繁华

烟花吻上西湖的脸

风月无边

孤山不孤

孤山的孤独，是一种充盈的寂寞。

一 从冬天说起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北宋·林和靖

在孤山的时间深处，彳亍着一个人。

这个人大约四五十岁，很清瘦。胡须柔韧的西湖风里，斜斜地指着一个方向，衣袂也斜斜地指着同一个方向。于是，他和他身边同样清瘦、同样指着一个方向的柳条一样，看上去非常的飘逸，而且固执。

孤山

当这个人从西湖北岸走过来，踏上西泠桥的刹那，如一只光洁的鸡蛋从蛋壳中脱颖而出，一切繁华的背景被他抛在了身后。他走下西泠桥，



放鹤亭。

往左拐，沿着一条小道，慢慢踱到了孤山的东北麓。

孤山是西湖北部的一个岛，因独处湖中而得名。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它只有38米高，是西湖群山中最底的底的山；第二，它是湖中最大的岛；第三，它与湖心亭等其他岛相比，离堤岸最近，仅一桥之隔。就是这一桥之隔，既隔开了喧闹与清静，又使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意去孤山走走。

孤山碧波环绕，花木繁茂，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山道小径悠远深长，是一座融自然美和艺术美为一体的立体园林，其景色早在唐宋就已闻名遐迩。

沿着平缓的绿色山坡往上走，踱进花树掩映

下的幽深小径，就像走进只属于你一个人的心绪里，曲曲折折，明明暗暗，但终究会豁然开朗。停下来，放眼远眺，烟波浩渺的西湖和你隔着一层镂空的枝叶，感觉很远，又很近。随意找块山石坐下，吹吹风，叹叹气，心便会慢慢静下来。

多少年来，人们把孤山当做放牧心灵的草原。当然，羊放过风，吃过草，总是要回家的。因而，直到一千年前，这个中年男人出现在孤山前，没有哪个属于闹市的人动了真心要在孤山住下来。

一千年前的那个早晨，一只飞鸟从孤山飞过，看见了这一时刻：一个人走下西泠桥，走进了孤山坦荡的怀抱。

这个人将手搭在已经有些皱纹的额上，皱起眉，朝山后的天色看了看。

孤山南麓的天比北麓的蓝，飘着几朵单薄的云，山顶的枝枝叶叶被八九点钟的阳光刻成了一幅巨大的剪纸。

那么，等太阳照到北麓，该是下午了吧？

他低下头，陷入了沉思。

这时，有一种声音渐渐朝他逼近——是孤山南麓的湖水在金色的阳光下耀眼的光芒，是渔船丰收后的欢唱，是游人在错落有致的亭台间的笑闹，是文人雅客们落地有声的咬文嚼字，是卷帘掩映后的江南丝竹……

他突然觉得有点烦。这些来自儿时记忆里温暖的声音，他并非不喜欢，但此刻，他却想远远地避开它，否则，他没有必要从更加繁华的远方回到故乡钱塘为自己找一个安身隐逸之所。

就是这儿了！背阳的地方永远比向阳的地方清静。这个人在心里说。

从此，这个人留在了孤山，这一留，就是二

十年，一段“梅妻鹤子”的千古佳话也随之拉开了序幕。

这个人就是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他生于钱塘（杭州隋朝之前称“钱塘”），原名林逋，从小资质聪慧，立志为学。成年后，游学于江淮间，以诗会友。他作诗填词、书法绘画，造诣精深，但秉性恬淡好古，无视富贵功名，不求荣华利禄，自题：“道着权名便绝交。”一生不出仕，连宋真宗都请不动他。

历史的细节果真是我想像的那样吗？

不知道。

当我在一个雪霁的午后来到孤山，在刺骨的寒风里渴望阳光快一点从孤山南麓移到北麓来时，我实在匪夷所思：

生前死后，林和靖都将孤山东北麓作为自己的安身之所，那么，他为什么会对难得一见阳光的孤山东北麓情有独钟，而不是向阳的南麓呢？

他来孤山之前，孤山有梅吗？

他种下三百六十棵梅树，本意是为观赏，还是为生计？

历史永远只记住晦涩的结论，而忽略有血有肉的细节。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林和靖是忙碌的。他选了孤山东北麓一块高地，围了一个园子，在云树掩映下结茅为室，编竹为篱，美其名曰“巢居阁”。用他自己的话说：

“绕舍青山看不足，故穿林表架危轩。但将松籁延嘉客，常带岚霏认远村。”

又临水修了一个水轩，置了一些简朴的家具，便住了下来。

如果说，孤山是母亲的怀抱，巢居阁便是母亲的子宫，让他终于有了回归的感觉。

转眼，冬天到了，下雪了。

孤山仍然是他儿时记忆里的孤山。经历了几十年风霜后，如久违的家人，乍然相见，百分之二十的陌生感融化在百分之八十与生俱来的亲近感里。他一个人，孤山也一个人，孤山的一切，便成了他的伴。他凝视一棵草，草就是伴；他靠在一棵树上，树就是伴；他和一只乌鸦说话，乌鸦就是伴；他仰头看一朵云，云就是伴……不仅孤山、整个西湖山水，对于他，都是如此。

然而，闲放孤舟遨游湖山时，一种时有时无的失落感侵扰着他。总觉得，孤山——这天籁般美妙的乐章里，还缺少一种音韵，是什么呢？

一个雪霁的清晨，他从长夜中醒来，忽觉暗香盈室。他吃惊地推开了窗。一树梅花，正远远地依水而立，如他命里的知音，毫无预兆地猝然来到了他的生命里，并恰恰暗合了他内心深处最